

## 絃外之音——嵇康〈琴賦〉析論

廖志超\*

〔摘要〕

嵇康乃竹林七賢之核心人物，他精擅作曲、演奏及鑑賞音樂。歷來研究其音樂思想者，多著重於〈聲無哀樂論〉之探討，而較少論及〈琴賦〉，本文以〈琴賦〉為主要討論對象，期能更全面地探究嵇康的音樂思想。嵇康與琴的關係密切，當代史書皆賦予嵇康「彈琴詠詩」的形象，在其詩文集中亦多流露對琴的喜愛，通過〈琴賦〉之析論，可以見得嵇康對傳統以悲音為美的不滿，及對當時禮樂淪為政治工具的憂心；亦可以感受他生命中少為人知的高傲與落寞，對知音與理想世界的追尋，並寄心於音樂養生的願望。

關鍵詞：嵇康、琴賦、音樂思想、聲無哀樂、養生

---

\*吳鳳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嵇康（西元 224-263 年），<sup>1</sup>竹林七賢之核心人物，其人風姿遠邁、正直剛烈、卓爾不群。他能詩擅文，好老莊，尚玄言，更精擅琴藝、曉通書法繪畫等，是中國歷史長流中少數能集文學、思想、藝術於一身的天才人物。在藝術方面，嵇康以音樂的成就最高，他擅長作曲、演奏及鑑賞音樂，並寫下〈聲無哀樂論〉、〈琴賦〉兩篇作品，來闡述他在音樂方面的獨到見解。歷來研究嵇康音樂思想者，多著重於〈聲無哀樂論〉之研究，而較少論及〈琴賦〉，此乃研究嵇康音樂思想之缺憾。因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本文以〈琴賦〉為主要討論對象，期能更全面地探究嵇康的音樂思想。

〈琴賦〉一文乃集嵇康文學、思想、音樂見解於一爐之佳作，本身已深具研究價值。嵇康的賦作，今僅存〈琴賦〉一篇，其以內容豐富、形式多變、字句清麗、聲韻協調、體物狀景形象聲動，而被輯入《文選》，是音樂文學中難得一見之作品，此賦嘗被譽為「千秋絕調」，語見《文選集成》引方廷珪語，何焯《文選評》亦云：「音樂諸賦，雖微妙古奧不一，而精當完密，神解入微，當以叔夜此作為冠。」在賦史上，詠樂器賦是舊題材，〈琴賦〉亦是老題目，<sup>2</sup>然而嵇康此作，既能吸取前賢之優點，又能跳出窠臼，一方面結合自己的音樂實踐經驗及文學藝術才華，對琴的製作和彈奏過程有更細膩、生動的描繪；另一方面又「寄言以廣意」「假物以託心」(〈琴賦〉)，<sup>3</sup>借琴發揮對現實流俗的抨擊和對玄學意境的

1 見莊萬壽：《嵇康研究及年譜》，（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1版），頁63。

2 詠樂器的賦作是兩漢的主要題材之一，在嵇康〈琴賦〉之前，《全漢賦》中收錄的詠樂器賦就有十篇，其中以琴為題的就有四篇，這十篇依序分別是：枚乘〈笙賦〉（僅存目）、王褒〈洞簫賦〉、劉向〈雅琴賦〉（僅存殘句）、劉玄〈簧賦〉（僅存目）、傅毅〈琴賦〉（殘篇）、馬融〈長笛賦〉、〈琴賦〉（全篇僅十三句）、侯瑾〈箏賦〉（殘篇）、蔡邕〈彈琴賦〉、阮瑀〈箏賦〉。見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1版1刷），目錄頁。

3 見（梁）昭明太子編撰、（唐）李善注：《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12月，十二版），卷十八，頁260、262。下文引〈琴賦〉皆徵引此本，為省篇幅，僅於文句前或後標示篇名，不另附註。

嚮往追求。本文著重在〈琴賦〉的音樂與思想層面，所欲探究之相關論題有以下諸端：

在南京出土的東晉墓牆磚中，嵇康的形象是撫琴而彈，那麼，嵇康的生命與琴有怎樣的交集？體物以寫志，賦琴而託心，〈琴賦〉的言外之意、絃外之音為何？嵇康在賦中嚮往的理想世界為何？又如何以琴養生、以琴體道？以上，是本文所欲探究討論者。本文將以〈聲無哀樂論〉之音樂理論為基礎，通過對嵇康生平及當時政治環境的掌握，展開對〈琴賦〉音樂思想的說明。

## 二、嵇康與琴

竹林七賢中有多人精擅音樂，<sup>4</sup>其中尤以嵇康特愛彈琴，在嵇康的生命世界裏，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物，在撫琴彈絃，詠詩自樂之餘，他還特別創作了〈琴賦〉、〈琴贊〉。<sup>5</sup>本節將從史傳、筆記小說、嵇康詩文以及〈琴賦〉一文中來探討嵇康生命中的「有琴世界」。

### (一) 以琴自娛

〈琴賦〉序云：「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倦。」嵇康自小就喜歡音樂，長大後更是玩習不已，對於音樂可謂情有獨鍾，樂此不疲。在《三國志》、《晉書》的傳記資料中均提及他對琴的喜愛，其中《魏志·王粲傳·附嵇康傳》注引嵇喜為嵇康傳曰：

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

4 除了大家熟知的嵇康外，還有阮籍、阮咸叔姪二人，其中阮籍善彈琴，而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5 〈琴贊〉已佚，不見《嵇康集》中。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嵇康集附錄·佚文》收有此文，作〈琴讚〉，僅存十六句。見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7月，1版，1刷），頁317。

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sup>6</sup>

《晉書·嵇康傳》云：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sup>7</sup>

此外，嵇康的詩句，也經常流露出他對琴的喜愛，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中就多次提及：「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其十三）、「彈琴詠詩，聊以忘憂。」（其十七）、「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其十八）。<sup>8</sup>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亦云：

顧此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sup>9</sup>

嵇康是古琴的愛好者，更是古琴的作曲家、演奏家、鑑賞家，相傳嵇康所作的琴曲有〈嵇氏四弄〉、〈風入松〉。<sup>10</sup>他擅長演奏樂器，「嵇博

6 見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王粲傳·附嵇康傳》，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2月，1版），卷廿一，頁10。

7 見唐太宗御撰、何超音義：《晉書·嵇康傳》，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2月，1版），卷四十九，頁13-14。

8 見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7月，1版1刷），頁12-19。除〈琴賦〉引自《文選》，下文引嵇康之詩文徵引此本，僅標篇名出處，不另附注。

9 見《文選》，卷四十三，頁615。

10 戴明揚在《嵇康集校注·附錄·廣陵散考》一文，對嵇康所作之琴曲、所習之琴曲、以及相關〈廣陵散〉的考證研究有深入的討論，頗具參考價值。

綜技藝，於絲竹特妙」，<sup>11</sup>尤其擅長演奏〈廣陵散〉，嵇康喜愛這首琴曲，在臨刑之前，仍戀戀不忘索來古琴演奏。據《世說新語·雅量》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sup>12</sup>表現得非常灑脫，表明生命並不足惜，而惜憾於心者，唯恨此美音不得流傳，可以說他愛琴已遠超過了他的生命。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而且著有系統的音樂理論，〈聲無哀樂論〉便是一篇專門論述音樂理論的長篇鉅製。此外，嵇康也是一位音樂鑑賞家，在〈琴賦〉中便可以看出他高度的古琴鑑賞力，〈琴賦〉中，他對古琴的製作、演奏技巧、指法、音質、音色都有深刻的體會與描述。賦中所舉的古曲名，如〈白雪〉、〈清角〉、〈淶水〉、〈清徵〉，當時的名曲，如〈廣陵〉、〈止息〉、〈東武〉、〈太山〉等，還有各地的俗曲，如〈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等，即可知嵇康涉獵的領域相當廣泛。涉獵廣，鑑賞力高，因此他能體會琴音中的美感，將難以摹寫的樂音形諸於文字。

要言之，《魏志》、《晉書》皆賦予嵇康「彈琴詠詩」之形象，他詩文中也多流露對琴的喜愛，又擅長寫作琴曲、演奏琴曲，在鑑賞方面更寫下了〈琴賦〉、〈琴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臨死索琴之悽美形象，因此，南京出土的磚牆中，嵇康以撫琴彈絃的形象出現，是非常傳神而適切的。

## (二) 琴德最優

嵇康於〈琴賦〉序中言及撰寫此賦的動機，其一乃因「眾器之中，琴德最優。」賦末又極力推崇琴德是「不可測兮」，是「冠眾藝兮」。樂器種類多如繁星，嵇康所以特別推崇雅琴，除了個人興趣之外，與傳統之音樂文化也大有關係。在古代，彈琴乃知識分子之基本修養，《禮記·

11 語出向秀〈思舊賦〉。見《文選》卷十六，頁234。

12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9年3月，未著版次），頁344。

曲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sup>13</sup>琴德何以最優？嵇康在〈琴賦〉中分別從琴的體制、音色、體性、功用來論述：

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庠，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慄慄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歆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喞喞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摠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嵇康以為琴的形制決定其音色、音響的特徵。由於琴體的形制「器和」、「張急」、「間遼」、「絃長」，所以表現在音聲上則顯得「響逸」、「聲清」、「音庠」、「徽鳴」。在所有樂器中，可以說最具有絜淨端理之性，最能表現音樂本體的自然之和，也最能感動人心、導引人情。內心憂傷、滿懷快樂或心平氣和的人聽到琴聲，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秉性不同的歷史人物，由於琴聲的薰陶，更能完成其廉節、仁愛、忠貞、信實、善辯、謹慎等各種不同的德行。其餘觸類旁通，沾溉尤廣。琴聲匯集了中和的美德，可以統領萬物，是君子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遠非其他樂器所可比擬的。<sup>14</sup>本節旨在說明嵇康愛琴、寫作〈琴賦〉之動機，至於琴聲如何「感蕩心志」、「發洩幽情」？則容待後述。

### 三、以琴託心，以琴養生

13 見《十三經注疏·禮記·曲禮下第二》，（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冊五，卷四，頁77。

14 參張蕙慧著：《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4月，1版1刷），頁89。

嵇康孤高狷介，心中擁有無限理想憧憬，卻身處魏晉交替之際，對現實世界的反感，他心中多有苦悶。在時不可為的無奈中，他隱退山林，寄心於琴，琴是他的知己：「但常體七絃，寄心在知己。」（〈酒會詩七首〉其一）琴音可撫慰他那孤高而不得志的落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十七），藉著琴音，他進入到一種純美而逍遙的境界：「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十八）。然則，嵇康所憂者何？如何以琴「怡志養神」養生體道？是本節所欲探究者。

### （一）不滿傳統及當時的樂教

#### 1. 反對以悲音為美的風尚

對於「以悲音為美」的傳統樂教，嵇康提出了「未盡其理」「不解音聲」的批判，〈琴賦〉序云：

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

在嵇康以前，吟詠樂器的辭賦，皆以悲音為美，如王褒〈洞簫賦〉云：「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聲，莫不愴然累歎，撇涕攷淚。」<sup>15</sup>馬融〈長笛賦〉云：「放臣逐子，棄妻離友……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且忘寐，不能自禦。」<sup>16</sup>侯瑾〈箏賦〉云：「朱弦微而慷慨兮，哀氣切而懷傷。」<sup>17</sup>蔡邕〈彈琴賦〉云：「哀聲既發，秘弄乃開……

15 見《文選》卷十七，頁 251。

16 見《文選》卷十八，頁 256。

17 見《全漢賦》，頁 547。

一彈三歎，悽有餘哀……哀人塞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sup>18</sup>上述所舉簫、笛、箏、琴諸賦，都是所謂「以危苦為上」、「以悲哀為主」、「以垂涕為貴」的。錢鍾書先生說：「奏樂以生悲為善音，聽樂以能悲為知音，漢魏六朝，風尚如斯。」<sup>19</sup>漢魏之際，崇尚悲音的習氣風靡一時，不僅馬融〈長笛賦〉、蔡邕〈琴賦〉以垂涕為貴，就連帝王之尊的曹操、曹丕也愛好慷慨悲歌、悲笳微吟，建安文人王粲〈七哀詩〉云：「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sup>20</sup>等作品，亦始終迴響著這樣的悲情。

嵇康以為，這種以悲音為美的傳統，並不能反映和體現音樂的本質。他在〈聲無哀樂論〉中，對傳統「聲情相繫」的樂論提出嚴正的駁斥。他提出「心聲異軌」，破除音樂附屬於情感、政治的聯想，給音樂一個獨立的地位，並賦予音樂一超越的形上本體「自然之和」，他以為「和聲無象」，音樂的本體是哀樂正等的自然之和，無關於哀樂；「哀心有主」，哀樂之情先存在於心中，只是被樂音所引發出來，音樂只能居於中介地位。

嵇康之前的音樂賦作充滿悲音，此與嵇康論樂的基本原則「聲無哀樂」背道而馳，所以他堅決反對，並在〈琴賦〉中斥責歷世才士「未盡其理」。又嵇康主張音樂的本體是自然之和，音樂的審美貴乎心平氣和，以藉此養生體道，如果未聽音樂之先，就蘊釀悲苦的情緒，那麼心靈將永遠處於執著迷惘的狀態，無法得到真正的音樂審美情趣，無法達到「發滯導情」的養生功用，這就是所謂「不解音聲」、「未達禮樂之情」。對於這種以悲音為尚的風氣，嵇康期期以為不可，此乃嵇康寫作〈琴賦〉動機之一。

## 2. 反對音樂成為名教的附庸

18 見《全漢賦》，頁 574。

19 見錢鍾書：《管錘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全漢文卷四二·好音以悲哀為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年10月北京1版，1980年4月香港第一次印刷），冊三，頁 946。

20 見吳雲、唐紹忠：《王粲集注·七哀詩三首·其二》，（河南：中州書畫社，1984年3月，1版1刷），頁 13。



上一節，是從嵇康〈琴賦〉序的文字來探討其寫作動機。然而，嵇康所憂者，豈只是歷世才士「不解音聲」而已！此似乎未觸及嵇康音樂思想的底蘊，當更有其所深憂者，故以此節探討其言外之意、絃外之音。

琴、棋、書、畫，並稱中國文人四種高雅的技藝，琴所象徵的音樂在古代地位最高，但這最高的地位又使它的命運最不幸。音樂的地位高，是由於它在古代和「禮」一樣被視為移風易俗、治國興邦的政治工具，而音樂的不幸，也是由於它和「禮」並成了政治附庸而被限制了它作為藝術獨立發展的機會。<sup>21</sup>

嵇康生逢魏晉之際，司馬氏集團，陰謀行篡，不忠不義不仁的司馬氏政權卻虛偽的標榜禮樂名教之治，以孝治天下。眼見禮樂成了政治的附庸、篡奪的工具，剛腸嫉惡的嵇康，不恥司馬氏政權的偽君子行徑，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曾春海於《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云：

〈聲無哀樂論〉一文是嵇康在當時流行品評哀樂的時尚，以及劉劭、阮籍的〈樂論〉主張制樂以移風易俗，司馬懿集團假儒家的禮樂名教，進行奪權鬥爭等錯綜複雜的背景和因素下寫成。<sup>22</sup>

嵇康以知識份子的良知自覺，對當時強權所營造的篡權飾說，虛偽的尊經崇儒，束縛下民的禮法之治，提出針砭。嵇康〈聲無哀樂論〉及〈琴賦〉將音樂與人哀樂的情感之對應關係切斷，予以主客兩分，其目的乃在於試圖破除人們心中音樂附屬於情感、情感附屬於政治的聯想，給音樂以一個獨立的地位，而此有其歷史、政治上的理由。

在歷史傳統方面，音樂被視為政治興衰的風向球、風俗厚薄的度量衡，音樂的角色和地位已被型塑為名教的附庸，音樂不是藝術，而是為政治服勞役的工具。嵇康〈聲無哀樂論〉及〈琴賦〉之作，可說是對漢代「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聲無哀樂論〉)之省思。

21 參戴燕：《玄意幽遠——魏晉玄學風度》，(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頁64。

22 見曾春海：《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台北：萬卷樓圖書，2000年3月，1版)，頁157。

在政治環境方面，對嵇康而言，他或許並不真正否定儒家對音樂的教化主張，他的目的是在反對司馬懿集團戴著儒家的面具，利用儒家作為政治控制的手段。<sup>23</sup> 嵇康不滿野心政客的虛偽和陰私險詐，他作〈聲無哀樂論〉、〈琴賦〉真正要打擊的是當權者給音樂帶來濃厚的政治色彩，他賦予音樂獨立地位，讓音樂擺脫名教手段、政治工具的依附地位，而成為一門真正的藝術。

可見，音樂該是藝術卻不是藝術，卻成為政治的附庸、篡奪工具，這才是嵇康所以深憂者，亦是〈琴賦〉序云：「吟詠以肆志」「寄言以廣意」之主旨底蘊。

## （二）嚮往理想的精神世界

### 1. 寄託心中的桃花源

在嵇康的生命世界裏，琴是很重要的器物，琴是他的知己，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晉書·嵇康傳》），琴「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洩幽情」（〈琴賦〉）是嵇康藉以表達內心理想和情感的媒介。生長在動蕩黑暗、恐怖苦悶的時代，他「雅志不得施」（〈述志詩〉）欲入世而不得聖明之世，一心純真卻無人能真識得，使得嵇康對現實黑暗世界的厭惡疏離，轉而追求心中「沖靜得自然」（〈述志詩〉）的理想世界。他的〈琴賦〉則有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樣，寄託著他個人的嚮往的理想與願望，並藉以抒發知音難尋的苦悶，以追求精神上的超脫。

〈琴賦〉中描寫梧桐生長的环境云：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

梧桐生長的环境，是一絕俗至高、超逸出世、逍遙美麗的仙境，寄託了嵇康對理想世界的追尋與嚮往。又云：

23 參《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頁 210。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崑岑岳，互嶺巉巖，岵嶸嶮峯，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

「盤紆隱深」、「崛巍巍特秀」的山水景觀既是嵇康峻潔人格的象徵，表現出自己不甘與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亦藉此反襯出他的孤獨心境。又云：

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湧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

此段不言梧桐之貴，而貴盡在其中；不言琴體之美，而美盡在其中。不言嵇康之貴之美，而嵇康之貴之美，亦在其中矣。他胸懷雅志，卻遇亂世而不得施展，〈琴賦〉極力描寫梧桐生長的環境之後，便寫出對現實世俗繁累之感，以及對理想世界追慕之願，故有「以琴託心」之說：

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騶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悟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

清麗神祕的山林景色，是他樂而忘返、棲逸高蹈的場所；刻畫游仙的超凡脫俗，嚮往仙風道骨的隱逸生活，其實是他內心孤寂與鄙棄現實的發洩。

曾春海評論嵇康之詩作云：「嵇康的詩中也充滿神奇的幻想，遊仙以求長生，與神仙同處共遊，遠離世俗，過著無限自由快活的日子。……反應了他厭棄紛爭危難的世事而思離世脫俗，另一方面則企求相反於醜惡現實的美好世界，藉美好的理想世界之憧憬來治療內心的傷痕。」<sup>24</sup>參

24 見《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頁 262~263。

照〈琴賦〉中刻畫理想的彈琴情境一段：

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清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

曾春海所言，雖是論詩，用來評論〈琴賦〉此段文字也是相當適切的。

動蕩紛亂黑暗的年代，人心險惡，爾虞我詐，憂懼、苦悶、孤獨等成為一種時代病。嵇康心中也常有不遇知音的惆悵，〈琴賦〉不僅寄託了嵇康嚮往的理想世界，在這篇賦中也抒發了知音難尋的苦悶心聲。賦中所云：

然非夫曠達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

賦末亂辭云：

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

以上文字可見他心中對知音的嚮往。只是知音難遇，訴與誰人？自己是能盡雅琴的至人，但琴音彈與何人？只好將心聲寄託於琴聲，藉由這篇〈琴賦〉，表達他追求的理想境界。嵇康臨死撫琴，嘆琴音之不傳，其一生內心之孤寂亦可知矣。

## 2. 以平和之琴音來養生

嵇康十分重視養生，在〈養生論〉中他一再強調養生的根本是精神上的和，如「體氣和平」、「養之以和」。然則音樂與養生的關係為何？筆者試從〈養生論〉、〈答難養生論〉中找尋其線索，〈養生論〉中論養生之道極多，如「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德，

體妙心玄。」音樂是其中一種。〈答難養生論〉更是論及音樂與養生的正負面關係，該文提出養生有五難，<sup>25</sup>而「聲色不去」是其中一種，此乃未能掌握音樂本質而造成養生的負面效果；又文云：「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微也。」此乃能掌握音樂之本質而有養生的正面效果。為何掌握音的本質可以達到養生的效驗呢？嵇康深受道家自然主義的影響，並承漢代氣化宇宙論之後。他認為宇宙的本體是自然和諧的，音樂源自於天地，其本體也是「自然之和」，亦即〈琴賦〉中提及之「含至德之和平」「摠中和以統物」之「和」。他主張「聲音以平和為體」，所謂「平和」，就是哀樂正等，也就是沒有哀樂的意思，這正是自然之道的特性。至於此一本體之「和」，如何發用？嵇康以為和諧的樂音，能將積滯胸中的世俗哀樂宣洩出來，並且加以引導、節制、淨化，達到無限和諧的狀態，那就是「自然之和」的境界。音樂與道的本體同樣是「自然之和」，養生的根本亦是精神上的自然之和。所以，樂聲之「和」、養生之「道」，殊名同理。因此，掌握了音樂的本質，便是掌握了道的本質，亦能達到養生的效果，所以能以琴體道。〈琴賦〉多論及音樂的養生義：

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性絮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洩幽情矣。

摠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嵇康認為藉著音樂，可以把聽者蘊藏於心中的哀樂之情引發出來。而且音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因為它的本質是和諧的，所以可以使人心境平和，情緒淨化，以達到養生的目的。

〈聲無哀樂論〉說音樂可「發滯導情」，〈琴賦〉也說：「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音樂對於欣賞者具

25 〈答難養生論〉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其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

有強烈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不是來自感情的陶冶，而是來自和諧的樂音把人內心深處的情感引發出來。人聽到琴聲後的哀樂平和是先前就潛藏於心的；歷史人物所表現的種種美德，也是原本就具備於身的。琴聲不過是施展了「發滯導情」的效力而已。所以〈琴賦〉云：

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慄慄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嘔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

音樂的本體是自然之和，所以欣賞者需要胸懷高雅、心平氣和，需要超乎世俗哀樂，這樣才可以使人忘卻智巧，超脫形骸，得到個體心靈的絕對自由，並達到「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琴賦〉）與世界同歸於和諧的境界。在這種境界中，人世間的煩惱、孤寂都溶解了，從而得到了一種「怡志養神」（〈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十八）的效果。「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十五）的名句，更是刻畫了嵇康在琴樂中逍遙怡神、與物為一的得道境界。

論者或謂嵇康未得養生之旨，或謂嵇康未達體道之境界，無法擺脫世俗的喜怒哀樂，太過坦率的顯露個人的情感，最終被當權所收，刑於東市。嵇康之死是典型的悲劇，悲劇的造成，固然與他的性格有關，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當時險惡的時代環境造成。吾人觀嵇康臨刑之際，仍能神色不變，彈奏一曲〈廣陵散〉，若非真能體道、達觀生死之情者，何能至此境界？莊耀郎先生於《竹林七賢的典範——嵇康》之序云：

論者或視嵇康乃性格激烈，脾氣暴躁之文人，此非真知叔夜之言。殊不知其暴躁激烈之表象，乃隱忍其不肯苟合於世，用以鄙夷群小，力抗俗流之心……（嵇康）嚴厲地批判了假藉名教名義以遂行大盜之實者，……其以狷介剛毅之氣，執拗之性拒斥俗

流，表面上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實是以人格護衛了名教，義不負心，體現了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志節。……雖然其逝也不免悲壯悽美，誠可歌可泣，真是為魏晉的名士精神樹立了典範高標。<sup>26</sup>

嵇康養生，本出於全性保真，他能勇於面對死亡，而無怨無悔，此乃嵇康之真精神。他以生命來表現他超拔不凡的人格，是魏晉名士精神之高標典範。

#### 四、結論

〈琴賦〉與〈聲無哀樂論〉，雖然其文體、主題不同，其音樂思想卻是一貫的，可以相互補充，彼此印證，皆為研究嵇康音樂思想的重要作品。嵇康與琴的關係密切，當代史書皆賦予嵇康「彈琴詠詩」的形象，在其詩文集中多流露對琴的喜愛，通過〈琴賦〉一文，可以體會嵇康對傳統以悲音為美的不滿，以及對當時禮樂淪為政治工具的憂心；亦可以感受他生命中少為人知的高傲與落寞，對知音與理想世界的追尋，並以音樂養生的願望。雖然，嵇康無法全生於險惡之政治環境，然而臨刑之際，他從容灑脫，神氣不變，一曲〈廣陵散〉，琴韻悠揚，不絕如縷，千年之後仍迴盪在吾人心中。

26 見《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序三》，頁9。

## 主要參考書目

- 《十三經注疏·禮記·曲禮下第二》，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12刷。
-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附嵇康傳》，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2月，1版。
- 《文選》，(梁)昭明太子編撰、(唐)李善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12月，12版。
- 《王粲集注》，吳雲、唐紹忠著，河南：中州書畫社，1984年3月，1版1刷。
- 《世說新語箋疏》，余嘉錫著，台北：華正書局，1989年3月，未著版次。
- 《玄意幽遠——魏晉玄學風度》，戴燕著，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
- 《全漢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1版2刷。
- 《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曾春海著，台北：萬卷樓圖書，2000年3月，1版。
- 《晉書·嵇康傳》，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唐太宗御撰、何超音義，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2月，1版。
- 《嵇康研究及年譜》，莊萬壽著，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1版。
-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張蕙慧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4月，1版1刷。
- 《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7月，1版1刷。
- 《管錐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全漢文卷四二·好音以悲哀為主》，錢鍾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年10月北京1版，1980年4月香港1版。



# The meaning under line——Analysis of Chi Kang's "Qin Fu"

Liao, Zhi-Chao\*

## [Abstract]

Chi Kang is the core character of Zhu Lin Qi Hsien. He was good at composing, playing and appreciating music. Those who study his thoughts of music mostly focus on discussing "Theory of sounds without sad music". They seldom mentioned "Qin Fu". In this study, I use "Qin Fu" as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and hope to explore Chi Kang's thoughts in music more thoroughly.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 Kang and the zither was very close. At his time, Chi Kang was bestowed with the image of "playing the zither and reciting poems" in historical records. In his poetry, he also showed his favorite to the zither. With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oughts in music in "Qin Fu", we can see that Chi Kang was unsatisfied with that sad music was traditionally treated as beautiful music, and that he was worried about that courtesy and music were reduced to politic tools. Moreover, we can feel the seldom known pride and liveness in his life, the purse of bosom friends and ideal world, and the wish of placing his mind on keeping in good health with music.

**Keywords:** Chi Kang, Qin Fu, thoughts in music, sounds without sad music, keep in good health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Course,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